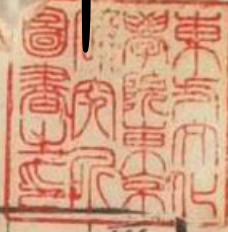


卷七十

書名 歷代史纂左編一百
四十二卷 嘉靖四
十年序新安胡氏校
刊本
撰者 明 唐順之 輯
卷 卷七十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3
編號 B4361100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淮揚軍務前左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唐順之編輯

太子孫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晉學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門生 袁 工 革

武進左 杰 校正

漢高祖

附田儉

盧縮

彭越 陳豨

黥布 吳芮

漢高祖 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母媪嘗息大

澤 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交

龍於 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史部- 史鈔- B](#)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歷代史纂左編一百四十二卷 嘉靖四十年序新安胡氏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陸漢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0 1 2 3 4 5 6 7 8 9 2



東漢書
卷之七
圖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

明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揚寧務前春坊右司諫兼翰林院編修武進李太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浙直等處軍務新安胡宗憲校刊

明史纂左一革

武進左一丞校正

宦之一賢

東漢呂強

呂強字漢盛河南成臯人也少以宦者為小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陳

賢

中行
獨復

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
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
甫張讓等並爲列侯節等宦官祜薄品卑人賤諂諂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未
被輾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
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并及家人重金兼
紫相繼爲蕃輔受國重恩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
下惑於瑣才特蒙恩澤又受位乖越賢才不升素餐
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疏人用不康罔不
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事所以冒死干觸陳

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旣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
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此穀雖賤而戶
有饑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
官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
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
悲愁則西宮致災况年終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
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
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訟斯
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

起解瀆之館陛下龍飛卽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幸之家及中官公侯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亞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倣倣莫肯矯拂梁穀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

采民有饑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今宣露羣邪項領膏唇拭舌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旣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爲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

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
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衆怨以弭矣帝知其
忠而不能時帝作列肆於後宮使諸綵女販賣更
相盜竊爭鬪帝著商賈服從之飲宴爲樂又於西園
弄狗着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躬自操轡京師轉相
倣倣驢價遂與馬齊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珍每郡
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爲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
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
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四國引
司農之臧中殿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

之財調廣民困費多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
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
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
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
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
或復敕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
責賞無歸豈肯空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
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
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
過見疵爲責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帝問強

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簡刺
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
人求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中常侍趙
忠夏憚等遂共搆強云與黨人共議朝廷數讀霍光
傳強兄弟所在並皆貪穢帝不悅使中黃門持兵召
強強聞帝召怒曰吾死亂起矣丈夫欲盡忠國家豈
能對獄吏乎遂自殺忠憚復譖曰強見召未知所問
而就外草自屏有姦明審遂收捕宗親沒出財產焉
時宦者濟陰丁肅下邳徐衍南陽郭耽汝陽李巡北
海趙祐等五人稱爲清忠皆在里巷不爭威權巡以

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於行賂
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乃白帝與諸儒共
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字自後五經
一定爭者用息趙祐博學多覽著作校書諸儒稱之
又小黃門甘陵吳伉善爲風角博達有奉公稱知不
得用常託病還寺舍從容養志云

唐馬存亮

馬存亮河中人元和時累擢知內侍省事進左神策中尉軍所籍凡十餘萬存亮料東尤精伍無罷士部無冗員敬宗初染署工張韶與卜者蘇玄明善玄明日我嘗爲子卜子當升御殿坐與我共食吾聞上晝夜毬獵出入無度大事可圖也韶以爲然而與玄明謀之初韶每輸染材入宮衛士不呵也及陰結諸工百餘人匿兵車中若輸材者入右銀臺門約昏夜爲變有疑其重載而詰者韶謂謀覺殺其人與其徒揮兵大呼趨禁庭時帝擊毬清思殿諸宦者見之驚駭

急入閉門走白帝帝大驚將幸右神策或曰賊入宮不知衆寡道遠可虞不如入左軍近且速從之初帝寵右軍中尉梁守謙每游幸兩軍角戲帝多欲右勝而左軍以爲望至是存亮出迎捧帝足涕泣自負上入軍中以五百騎往迎二太后比至而賊已斬關入清思殿升御坐盜乘輿餘膳揖玄明偶食且曰如占玄明驚曰止此乎韶惡之悉以寶器賜其徒攻弓箭庫仗士拒之不勝存亮遣左神策大將軍康藝全右神策大將軍康志睦率騎兵討賊日暮射韶及玄明死始賊入中人倉卒繇望仙門出奔內外不知行在

遲明盡捕亂黨左右軍請宮車駕還羣臣詣延英門見天子然至者不十一二坐賊所入關不禁者數十人杖而不誅賜存亮實封戶二百他論功賞有差存亮於一時功最高乃推委權勢求監淮南軍代還爲內飛龍使太和中致仕封岐國公卒存亮逮事德宗更六朝資端畏善訓士始去禁衛衆皆泣唐世中人以忠謹稱者唯存亮西門李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季寔爲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季寔直感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

史記卷之二十一
曰北司供奉官以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
聽事唯三楹合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
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
遷鳳翔求致仕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後唐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昭宗時宦者也李克用擊王行瑜承
業數往來兵間克用喜其爲人及昭宗爲茂真所迫
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
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
晉王李克用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
出復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
累公等莊宗常見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
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

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太后諸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矣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

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笏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踏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譖謾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

唐承國百士庶

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乃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不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

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嘆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正憲

史記卷之九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宦之二 擅權

秦趙高

趙高奄人也始皇巡遊至沙丘道病始皇惡言死羣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為璽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中軍府令趙高行符璽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涼車中故幸宦者參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輜涼車中可其奏事獨子胡亥趙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趙高故嘗教胡亥書

史記卷之九十一 秦本紀第十一

趙高

十一

九

及獄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
斯陰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
丞相斯受始皇遺詔沙丘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
賜公子扶蘇蒙恬數以罪賜其死語具在李斯傳中
行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
一石鮑魚以亂之行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
襲位為二世皇帝九月葬始皇鄜山始皇初卽位穿
治鄜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詣七十餘萬人穿三泉
下銅而致槨宮觀既百寶奇器珍怪徒藏滿之令匠作
機弩矢有所穿新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

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度
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有子者出焉不宜
皆令從死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藏皆知之藏重
卽泄大事畢盡閉諸墓中無復出者二世皇帝元年
年二十一趙高為郎中令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皇
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
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
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
犧牲禮成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或在咸陽天
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

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並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彰先帝成功盛德焉遂至遼東而還於是二世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強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高素小賤陛下幸

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甘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按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羣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六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公子以罪過相連逮者不可勝數而六公子死於社公子將閻兄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復二世使使令將閻三公子六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

節也受命應對吾夫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聞乃仰天大呼者三日八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羣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陽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作復上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彰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贖糧食咸陽三百

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月戊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謂者使東方來以及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羣盜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田儵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周章等將西至戲兵數十萬二世大驚與羣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盜以至衆強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

兵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羣臣不敢爲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卽有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劫進諫曰關東羣盜並起奏發兵討擊

殺亡甚衆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飯吐墮啜土刑雖監門之養不蔽於此而禹鑿龍門通大夏浹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築甬脛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爲貴有天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爲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之主貴爲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克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

史記卷之六十五 留侯世家
章德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卽位二年之間
群盜並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爲是上無以
報先帝次不爲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
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
三年章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
往救鉅鹿冬趙高爲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
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趙高弗
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曰趙
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
軍虜王離邯等遂以兵攻諸侯八月己亥趙高欲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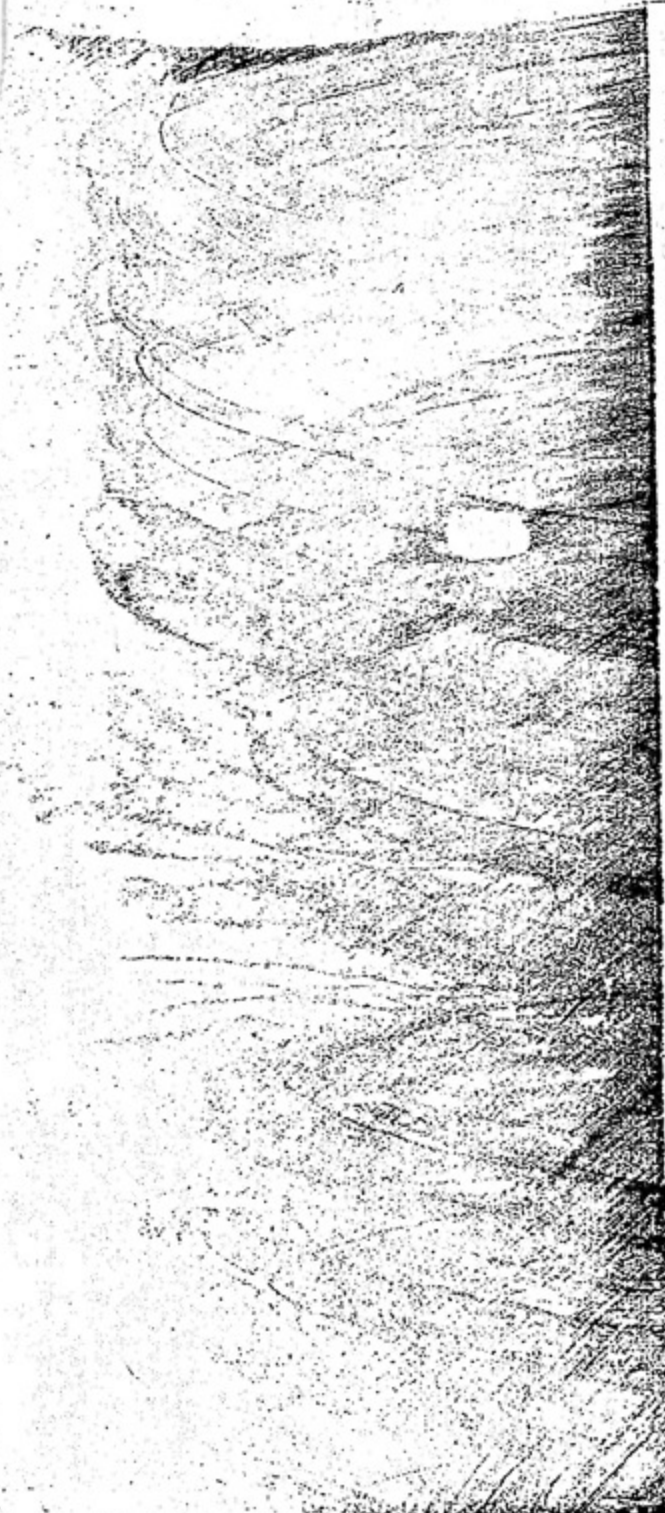
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誅以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
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
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以法後羣臣皆
畏高高前數言關中盜無能爲及項羽虜秦將王離
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
楚韓魏皆立爲王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
諸侯咸率其衆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
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
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夢卜曰涇
水爲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欲祠涇沉四白馬使使

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壻咸陽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爲內應詐爲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

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卽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爲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爲王勿許又曰願爲萬戶侯勿許曰願與妻子爲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爲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爲帝不可宜爲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爲

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令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夷高三族以狗咸陽子嬰爲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卽係頸以組白馬素車奏天子璽符降軹道有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

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爲從長殺子嬰



漢石顯

附京房蓋覽饒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為
 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漢初諸侍中皆用士人自武
 帝遊宴後庭始以宦者代士人出入命令至宣帝時
 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
 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
 是時元帝不親政事方隘好於音樂以顯久典
 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
 顯白決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
 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詘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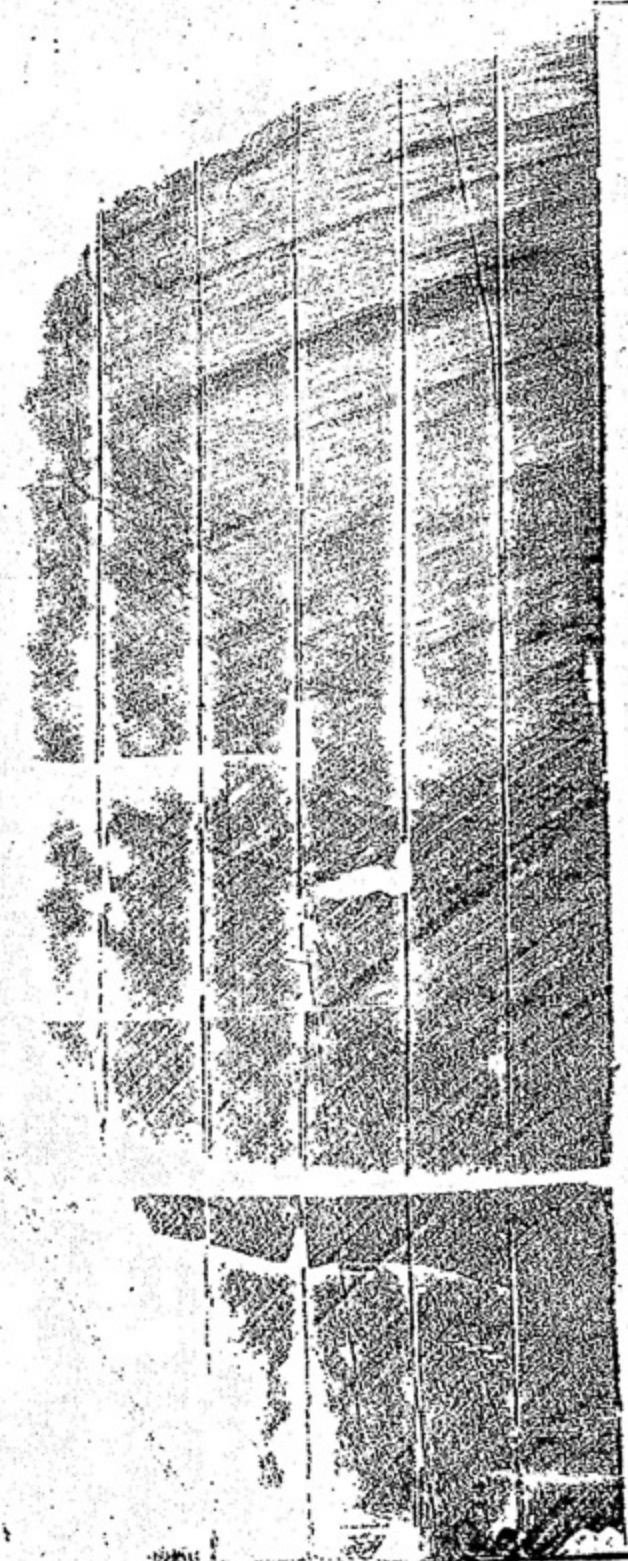
東

耻輒被以之法初元中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之下之望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知顯專權邪辟之白以為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事或召見言顯短顯之求索其臬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臬髡為之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以他事論死自

公卿以下畏顯里足一迹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言其兼官據執也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為公卿著名女又為昭儀在內顯必欲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遂修救宜侍帷幄天子召見欲以為侍中遂請問言事上聞遂言之顯權天子大怒罷遂歸即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遂兄太鴻臚野王行能第一天子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之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後世必以之下度越之賢私後宮以為三公上曰善

吾不見是廼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
顯內自知擅權專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
耳目有以間已廼歸誠取一言以爲驗顯嘗使至
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
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人
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以其書示
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
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
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分任天下之怨臣願歸
漚機職受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

博從京房學以女妻房房每朝見退輒爲博道其語
博因記房所說密語令房爲王作求朝奏草皆特東
與王以爲信驗石顯知之告房與張博通謀誹謗政
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房博皆棄市妻子徙邊鄭
弘坐與房善免爲庶人



與合意即得入矣即其為薦顯奏稱譽其美又
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興
捐之獄治之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與髡鉗為城

曰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明經為郡文學以孝廉為
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擢為司隸校尉刺舉
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
半不用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
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愚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
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

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
者皆屬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
為沐猴與狗聞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嘆曰
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
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
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
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
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徇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
子常步行自戊北邊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



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
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至九卿寬饒
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
快數上疏諫諍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
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
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
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
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
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
欲求禮大逆不道諫議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憂

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上書頌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爲之
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大司劾
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
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乃引佩刀自剄北闕下衆
莫不憐之

東郡京房學易於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

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以孝廉
爲郎建昭二年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說之數召
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與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
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
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
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
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
諸刺史令房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
大夫鄭弘出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
書令石顯出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二人用

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

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露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乃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

謂房曰已喻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也上令房上
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
姚平願以為前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
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
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
法治郡房自兩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
以論議為大臣所非又與石顯等有隙不欲遠離左
右乃上書曰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
功不成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乃辛巳蒙氣
復乘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巳卯

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
發上令陽平侯王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
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遯
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
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
房言災異未嘗不中涌水已出道人當遂死尚復何
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
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
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尚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
趣之今臣得遊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

母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
陝復上封事曰臣前白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
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
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大守不
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
違其言而遂聽之此乃蒙氣所以不解太陽無色者
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母難還臣而
易逆天意邪說雖安干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
可欺也願陛下察焉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
上舅張博傾巧無行多從王求金錢欲為王求入朝

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怜之數勞勉顯加
厚賞賜及賂遺皆一萬萬初顯聞眾匈匈言已殺前
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顯恐天下學士姍已病
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琊貢禹為諫議大夫顯使人
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
夫禮車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以為不如諸望之矣
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王者皆此類也元帝
晚節寢疾定哀王愛幸顯詔太子頗有功元帝
崩成帝初即位顯為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
失倚離權其丞相御史條奏顯言惡及其黨牢梁

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
諸所交結以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
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
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買

待詔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以故不得官
稀復進見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曰使我得見言
君蘭京兆尹可得與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
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充
宗君蘭為京兆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
石士則不隔矣捐之復短顯興曰顯方信用今欲進

後漢孫程

孫程涿郡人也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鄧
太后臨朝帝不親政事小黃門李閔與帝乳母王聖
常共譖太后兄執金吾惺等言欲廢帝立平原王德
帝每忿懼及太后崩遂誅鄧氏而廢平原王封閔雍
鄉侯又小黃門江京以讒譖進初迎帝於邸以功封
都鄉侯閔京並遷中常侍江京兼大長秋與中常侍
樊豐鉤盾令陳達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競為
侈虐又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閔顯更相
阿黨遂在殺大尉楊震廢皇太子濟陰王明年帝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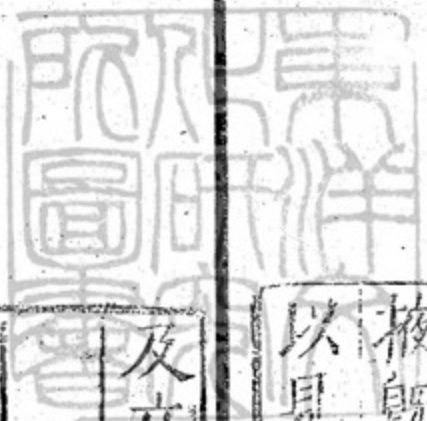
初閻后既廢濟陰王及崩懼濟陰為后害且欲久
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守定策禁中迎立北鄉侯為
天子顯等遂專朝爭權乃諷有司奏誅樊豐廢耿寶
王聖及黨與皆得死徙會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
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
廢黜若北鄉疾不起共斬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
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
懷歎憤又長太官丞王國並附同於程至十月二十
七日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帝嗣未
及至十一月二日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

鐘下皆截單衣為誓四日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下因
入章臺門時江京及李閻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
王康共就斬京達以李閻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
為主因舉刃脅閻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閻曰
諾於是扶閻起俱於西鐘下迎濟陰立之是為順帝
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南宮雲臺程等畱守省
門遮扞內外閻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
樊登勸顯發兵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
郎將閻崇屯朔平門以禦程等誘詩入省太后使授
之印曰能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閻者五千戶

侯顯以詩所將衆少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
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景遠從省中還外府
收兵至盛德門程傳召諸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
臥病聞之卽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
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卽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
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隨車左右以戟叉其胷
遂擒之送廷尉獄卽夜死旦日令侍御史收顯等送
獄於是遂定下詔曰夫表功錄善古今之通義也故
中常侍江京鈞者令陳達與故將軍閻顯兄弟謀議
惡逆傾亂天下中黃門孫程王康長樂太官丞王國

中黃門黃龍等十九人懷忠憤發戮力協謀遂掃滅
元惡以定王室詩不云手無言不讐無德不報程爲
謀首康國協同其封程爲浮陽侯食邑萬戶康爲華
容侯國爲酈侯各九千戶黃龍等皆爲列侯食邑有
差是爲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
先不豫謀故不封遂擢拜程騎都尉永建元年程與
其黨爲司隸校尉虞詡訟罪懷表上殿呵叱左右帝
怒遂免程官因悉遣十九侯就國後徙封程爲宜城
侯程旣到國怨恨恚懟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
來山中詔書追來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二

年帝念程等功勳悉徵還京師程拜騎都尉陽嘉元
年程卒追贈車騎將軍印綬賜諡剛侯程臨終遺言
上書以國傳弟美帝許之而分程半封程養子壽為
浮陽侯四年詔宦宮養子悉聽得為後襲封爵定著
乎令初帝見廢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丞良賀等皆
以無過獲罪建等坐徙朔方及帝卽位竝擢為中常
侍賀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
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
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
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及卒帝思賀忠封其養子為都鄉侯



東洋時報
圖書部



東洋時報
圖書部

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685 八

0 1 2 3 4 5 6 7 8 9 2





單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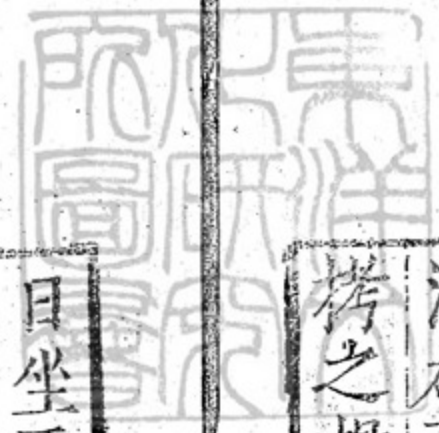
單超河南人桓帝初超與徐璜具瑗為中常侍左
唐衡為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為順桓二帝皇后冀
代父商為大將軍再世權威震天下冀自殺李固
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執忌恣多所鳩毒上下鉗
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有不平恐言泄不敢謀之
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廁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
不相得者誰乎衡對曰單超左館前詣河南尹不疑
禮敬小簡不疑收其兄弟送洛陽獄二人詣門謝乃
得解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



素呼超愴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固國朝逼脅外
內公卿以下從其風旨今欲誅之於常侍意何如超
等對曰誠國奸賊當誅日久臣等弱劣未知聖意何
如爾帝曰審然者常侍密圖之對曰圖之不難但恐
陛下復中狐疑帝曰奸臣脅國當伏其罪何疑乎於
是更召璜瑗等五人其議遂定帝齧超背出血爲盟
於是詔收冀及宗親黨與悉誅之愴衡遷中常侍封
超等爲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
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
亂矣白馬令李雲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

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不行誅猶召家臣殺之爾而
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
得無解體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
行政化日損是帝欲不諦乎帝怒逮雲送獄使管霸
考之弘農椽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
死帝愈怒并下之獄次鴻臚陳蕃太常楊秉並上疏
爲請皆坐免黜管霸亦言雲衆狂戇不足加罪帝曰
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耶遂皆死獄中
超病疾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明年卒賜東園秘
器棺中玉具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窮極
伎巧金銀罽毼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
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
又養其疏屬或乞食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
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
下邳李暲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卒至暲家載其
女歸戲射殺之埋著寺內時下邳縣屬東海汝南黃
浮為東海相有告言宣者浮乃收宣家屬無少長悉
拷之掾吏以下固諫爭浮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



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以示百
姓郡中震慄璜於是訴怨於帝帝大怒浮坐髡鉗輸
作右校五侯宗族賓客虐遍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
賊七年衡卒亦贈車騎將軍如超故事璜卒賻贈錢
布賜冢塋地明年司隸校尉韓演因奏棺罪惡及其
兄太僕南鄉侯稱請託州縣聚斂為奸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賊罪徵詣
廷尉瑗詣獄謝上還東武侯印綬詔貶為都鄉侯卒
於家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
奪爵上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

侯覽者山陽防東人桓帝初爲中常侍以佞猾進倚
執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延熹中連歲征伐府帑
空虛乃假百官俸祿王侯租稅覽亦上縑五千匹賜
爵關內侯又託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小黃
門段珪家在濟陰與覽並立田業近濟北界僕從賓
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濟北相滕延一切收捕殺數
十人陳尸路衢覽珪大怒以事訴帝延坐多殺無辜
徵詣廷尉免覽等得此愈放縱建寧二年覽喪母還
家大起坐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侵

奪人宅三百餘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比日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重深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擲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人妻畧婦子及諸罪繫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藉沒貲財具言罪狀覽遂誣儉爲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代曹節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王甫

附李膺
朱穆

范滂

曹節南陽新野人也順帝初以西園騎遷小黃門垣帝時遷中常侍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卽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事已具蕃武傳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增邑三千戶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千五百戶餘皆爲關內侯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宦者積怨竇氏

以衣車載太后尸置城南市舍數日曹卽王甫欲用
貴人禮殯帝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宜以貴人
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卽等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
配祔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太尉李
咸時病扶輿而起擣楸自隨謂妻子曰若太后不得
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良
久莫肯先言趙忠曰議小當時定廷尉陳球曰皇太后
以盛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
言曰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卽下議曰皇太后在椒房
有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

烈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
雖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
人家冢被發掘骸骨暴露與賊併尸冤靈汗染且無
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議作色俛仰蚩球曰
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實旣寃皇太后無故幽
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之退而受罪宿昔之
願也李咸曰臣本謂宜爾誠與意合於是公卿以下
皆從球議曹節王甫猶爭以爲梁后家犯惡逆別葬
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今實氏罪深
豈得合葬先帝李咸復上疏曰臣伏惟章德實后虐

害恭懷安思閻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之議順
 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棄不可
 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且援立聖
 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
 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
 省奏從之葬桓思皇后於宣陵未幾有何人書朱雀
 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
 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
 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且不肯急捕月餘主
 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中丞段熲代猛



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
 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
 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渤海
 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
 增邑戶初渤海王悝以不道貶為瘞陶王因王甫求
 復國許謝錢五千萬既而桓帝遺詔復之悝以非甫
 功不與甫以中常侍鄭颯等與悝交通乃使段熲收
 颯等而奏颯等謀迎立悝詔冀州刺史收悝迫令自
 殺妃妾子女傅相以下百餘人皆被誅王甫曹節等
 姦虐弄權扇動內外太尉段熲阿附之節甫父兄子

弟爲卿校牧守令長者布滿天下所在貪暴甫養子
吉爲沛相尤殘酷凡殺人皆磔尸車上隨其罪目宣
示屬縣夏月腐爛則以繩連其骨周徧一郡乃止見
者駭懼視事五年凡殺萬餘人節弟破石爲越騎校
尉越騎營五百妻有美色破石從求之五百不敢違
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滔暴無道多此類也光和
二年尚書令陽球常拊髀發憤曰若陽球作司隸此
曹子安得容乎旣而球果遷司隸甫使門生於京兆
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京兆尹楊彪發其姦言之
司隸時甫休沐里舍頰方以日食自劾球詣闕謝恩

因奏甫頰及中常侍淳于登袁赦封勗等罪惡悉收
甫頰等下洛陽獄及甫子永樂少府萌沛相吉球自
臨考甫等五毒備極萌先嘗爲司隸乃謂球曰父子
旣當伏誅亦以先後之義少以楚毒假借老父球曰
爾罪惡無狀死不減責乃欲論先後求假借耶萌乃
罵曰爾前奉事吾父子如奴奴敢反主乎今日臨阬
相擠行自及也球篋以土塞萌口箠朴交至父子悉
死於杖下頰亦自殺乃僵磔屍於夏城門大署榜
曰賊臣王甫盡沒入其財產妻子皆徙北景球旣誅
甫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權

貴大猾乃議其餘耳公卿豪右若袁氏兒輩從事自
辦之何須校尉耶權門聞之莫不屏氣曹節等皆不
敢出沐會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
尸道次慨然投淚曰我曹可自相食何宜使犬舐其
汁乎語諸常侍今且俱入弗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
帝曰陽球故酷暴吏前二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
復見擢用愆過之人好爲妄作不宜使在司隸以騁
毒害帝乃徙球爲衛尉時球出謁陵節勅尚書令召
拜不得稽留尺一球被召急因求見帝叩頭曰臣無
清高之行橫蒙鷹犬之任前雖誅王甫段熲蓋狐狸

下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臣一月必令豺豕鴟梟各
服其辜叩頭流血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
三乃受命拜于是曹節朱瑀等權勢復盛初司徒劉
郃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誅死永樂少府陳球說郃
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
雷同容容無爲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爲害而久在左
右又公兄侍中受害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以
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
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
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耶郃許諾亦與陽球

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脅之璜懼迫悉以球謀告節節因共白帝曰卽與劉納陳球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怒卽球納與陽球皆下獄死節領尚書令光和四年卒贈車騎將軍養子傳國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也膺性簡亢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爲司徒吳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守令畏威明多望風棄官轉烏桓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每破走之虜甚憚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南陽樊

陵求爲門徒膺謝不納陵後以阿附宦者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荀爽嘗就謁膺因爲其御旣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茲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延熹二年徵再遷河南尹時宛城大姓牟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竒巧乃載之以歸膺表欲按其罪元羣行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

志糾罰姦倖緄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
疏理膺等書奏乃悉免其刑再遷復拜司隸校尉時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賤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
威嚴懼罪逃還京師因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
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卽殺之讓訴
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
之意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
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
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
懼以稽留爲行心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覺責死不

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帝無復言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乃遣出
之自此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休沐不敢復出官
省帝恠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是時朝廷日
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
接者名爲登龍門初帝爲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
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
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
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
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汝南太守宗資以

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晊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疾惡如讐於是二郡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與後宮有親又善雕鏤玩好之物頗以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勢縱橫岑晊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

捕泛等旣而遇赦瑨亡九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後乃奏聞小吏與門趙津貪橫放恣爲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一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殺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冤宦官因緣譖訴瑨瓚帝大怒徵瓚瓚首下獄有司承旨奏瓚瓚罪當棄市瓚瓚竟死獄中瓚瓚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故天下惜之岑晊張牧逃竄獲免晊之亡也親友競匿之賈彪獨閉門不納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晊以要君致釁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二長咸服其裁正河內張成

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成善以技方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膺等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平署帝愈怒策免蕃遂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時黨人獄所連逮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

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永康元年五月陳蕃既免朝臣震慄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盧諝等使訟之武上疏申理諝亦爲表請帝意稍解膺等頗引宦官子弟宦官多懼請帝以天時宜赦於是大赦天下膺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爲之稱號以竇武陳蕃劉淑

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等爲八俊
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等爲八顧顧者言
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等爲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厨厨者言
能以財救人者也及嗚呼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於膺荀
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頃
聞上帝震怒貶黜鼎口止人鬼同謀以爲天子當貞觀
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吉也之初且明而未融虹蜺揚輝
弃和取同方今天地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
遠害雖匱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爲恨也願怡

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頃之帝崩陳
蕃爲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連謀誅諸宦官
故引用天下名士乃以膺爲長樂少府及陳竇之敗
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爲儉所棄承
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
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爲之魁詔刊章捕儉等冬十月
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
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
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爲鈞黨對曰鈞

黨者卽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爲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爲不軌上曰不軌欲何如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於是收捕鈎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有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時久義之膺子瓚位至東平相初曹操徵時瓚異其才將沒謂子宣等曰時將亂矣天下

雄無過曹操張孟卓與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也諸子從之止免於亂世自黨禍起張儉亡命因迫一門投止莫一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流轉東萊止本爲家外責令毛欽操兵到門篤引欽就席曰張儉負罪亡命篤豈得藏之若審在此此人名士亡非其罪寧忍執之手欽因起撫篤曰遠伯玉耻獨爲君子足下如何專取仁義篤曰今欲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徧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儉

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
後事泄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
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非弟之過吏
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
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及黨禁解儉乃還鄉
里後爲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
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爲
方自剪鬚變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爲冶家傭親突煙
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馥弟靜載縑帛追
求餉之馥不受曰弟柰何載禍相餉乎當黨禁未解而

初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
士無往者讓甚耻之陳寔獨弔焉及誅黨人讓以寔
故多所全宥南陽何顥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
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爲奔走之交常私入洛陽
從紹計議爲諸名士惟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
逃隱所全免甚衆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舉孝
廉光祿四行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
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
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

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讓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也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詔三府掾屬舉謠言滂奏刺史二千石權豪之黨二十餘人尚書責滂所劾猥多疑有私故滂對曰臣之所舉自非叨穢奸暴深爲民害豈以汚簡以會日迫促故先舉所急其未審者方更參實臣聞農夫去草嘉穀必茂忠臣除奸王道以清若臣言有貳甘愛顯戮吏不能詰滂觀時方艱知意不行因

投劾去太守宗資先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行違孝弟不軌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荐異節拙拔幽陋滂外甥西平李頌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弃中常侍唐衡以頌請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以利刃齒腐朽今日寧受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不歸怨乃指滂之所用以爲范黨後牢修誣言鉤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皆祭臯陶滂曰臯陶賢者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

何益衆人由此亦止獄吏將加掠考滂以同囚多嬰
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爭受楚毒桓帝使中
常侍王甫以次辯詰滂等皆三木囊頭暴于階下餘
人在前或對或否滂忠於後越次而進王甫詰曰君
爲人臣不惟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相褒舉評論朝廷
虛構無端諸所謀結並欲何爲皆以情對不得隱飾
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
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
更以爲黨甫曰卿更相拔舉迭爲唇齒有不合者見
則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脩善自求

多福今之脩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
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甫愍然爲之改容乃
得並解桎梏滂後事釋南歸始發京師汝南南陽士
大夫迎之者數千兩同囚鄉人殷陶黃穆亦免俱歸
並衛侍於滂應對賓客滂顧謂陶等曰今子相隨是
重吾禍也遂遁還鄉里初滂等繫獄尚書霍諝理之
及得免到京師往候諝而不爲謝諝有讓滂者對曰
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
有自伐之色竟無所言初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
相連及者多至百數唯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詔書

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從事坐傳舍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切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治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所脫者甚衆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床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

大矣子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老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雖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水興二年河溢冀州民饑流亡數十萬戶詔以朱穆爲刺史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

奏劾諸郡貪汙者有至自殺或死獄中宦者趙忠喪
父歸葬僭爲玉匣穆下郡案驗吏發墓剖棺出之帝
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生劉陶等數千
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
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嗇則令伊顏
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榮而好辱惡
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網之不攝懼天網之久失故竭
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
之穆後爲尚書疾宦官恣橫上疏曰按漢故事中常
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自延平以來浸

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事一更其
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親戚並荷榮任放濫驕
溢莫能禁禦窮破天下空竭小民愚臣以爲可悉罷
省遵復往初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
其處卽兆庶黎萌蒙被聖化矣帝不納後穆因進見
復曰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
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
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
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
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

左右傳出良父乃趨而去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卒

張讓趙忠

張讓者潁川人趙忠者安平人也少皆給事省中桓帝時爲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延熹八年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誼赫扶風人孟佗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佗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曰吾望汝曹爲我一拜爾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佗時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遂共輿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佗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佗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佗爲涼州刺史是時讓忠及段珪韓悝宋典等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害黃巾旣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州郡辜權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寃無所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皆免冠徒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

助軍費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當有一人善者不鈞復重上猶如前章無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史也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皆誣奏鈞學黃巾道收也探死獄中而讓等實多與張角交通後中常侍封譖徐奏事獨發覺受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

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顧一因復貸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半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恨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仍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令長隨縣豐約有賈富者先入貧者到官倍輸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

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敢復升臺榭明年遂使鉤盾令宋典繕修南宮王堂又使掖庭令畢嵐鑄銅人四列於蒼龍玄武闕又鑄四鍾皆受二千斛懸於王堂及雲臺殿前又鑄天祿蝦蟇吐水於平門外橋東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施於橋西用灑南北郊路以省百姓灑道之費又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復以忠為車騎將軍百餘日罷六年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公孫堅進令誅中官以悅天

下謀泄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河上追急讓等悲哭辭曰臣等殄滅天下亂矣惟陛下自愛皆投河而死

魏初置散騎常侍侍郎各四人皆用士人其宦人為官者不得過諸署令為金策藏之石室

唐高力士

高力士嶺南酋長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
 上二闕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強悟敕給事左
 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
 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官臺既壯長六尺五
 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
 結已平韋氏乃擢內給事先天中以誅蕭岑等功為
 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
 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
 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



除三品將軍者寔多宦官之盛自此始於是四方奏請皆力士先省後進小事卽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微倖者願一見如天人然帝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韋堅楊慎矜楊國忠安祿山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玄宗尊重宮闈中官稍稱旨卽授三品將軍門多祭戟故楊思勗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祥等貴寵與力士等楊則持節討伐黎林則奉使宣傳尹則主書院其餘孫六韓莊楊八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

朱文輝郭全邊令誠等殿頭供奉監軍入蕃教坊武德主當皆爲委任之務監軍則權過節度出使則列郡辟易其郡縣豐贍中官一至軍所冀千萬計修功德市鳥獸詣一處則不啻千貫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菓園池沼中官參半於其間矣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他王公主呼爲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力士於寢殿側簾帷中休息殿側亦有一院中有修功德處雕甍瓌竅極巧妙力士義父高延福夫妻正授供奉嶺南節度使于潘州求其本母麥氏送長安令兩媪在堂備於甘

脆金吾大將軍程伯獻與力士結爲兄弟麥氏亡伯獻于靈筵散髮具縗經受賓弔荅十七年贈力士父廣州大都督麥氏越國夫人開元初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至少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始李休甫牛仙客知帝憚幸東都而京師漕不給乃以賦粟助漕及用和糴法數年國用稍克帝齋大同殿力士待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_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

今賦粟克漕臣恐國無_以用蓄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_以一人威權旣振孰敢議者帝不悅力士頓首自陳心在_以易語謬當死帝爲置酒左右呼萬歲由是還內宅不復事加累驃騎大將軍封渤海郡公於來廷坊建佛祠興寧坊立道士祠珍樓寶屋國貲所不逮鍾成力士宴公卿一扣鍾納禮錢十萬有佞悅者至二十扣其少亦不減十都北堰澧木列五磴日餽三百斛直省袁恩藝者帝亦愛幸然驕倨甚士大夫踈畏之而力士陰巧得人譽帝初置內侍省監二員秩三品以力士恩藝爲之帝幸蜀思

藝遂臣賊而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宗卽位喜
曰吾兒應天順人既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
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爲戰區天下痛心
而陛下以爲何憂臣不敢聞從上皇還進開府儀同
三司上皇徙西內居十日爲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
巫州力士方逃瘡功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
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當死已久天子哀憐至
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力士至巫
州地多薺而不食因感傷而詠之曰兩京作斤賣五
穀無人採夷夏雖不同氣味終不改寶應元年赦還

見二帝遺詔北向哭嘔血曰大行在邇不得攀梓宮
死有餘恨慟而卒年七十九代宗以護衛先帝勞還
其官贈揚州大都督陪葬泰陵初太子瑛廢武惠妃
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帝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常
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
我家老奴揣我何爲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
而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天寶中邊將
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
冀付諸將寧不暇邪對曰臣間至閣門見奏事言雲
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強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

有奸
權則

此等
中官
少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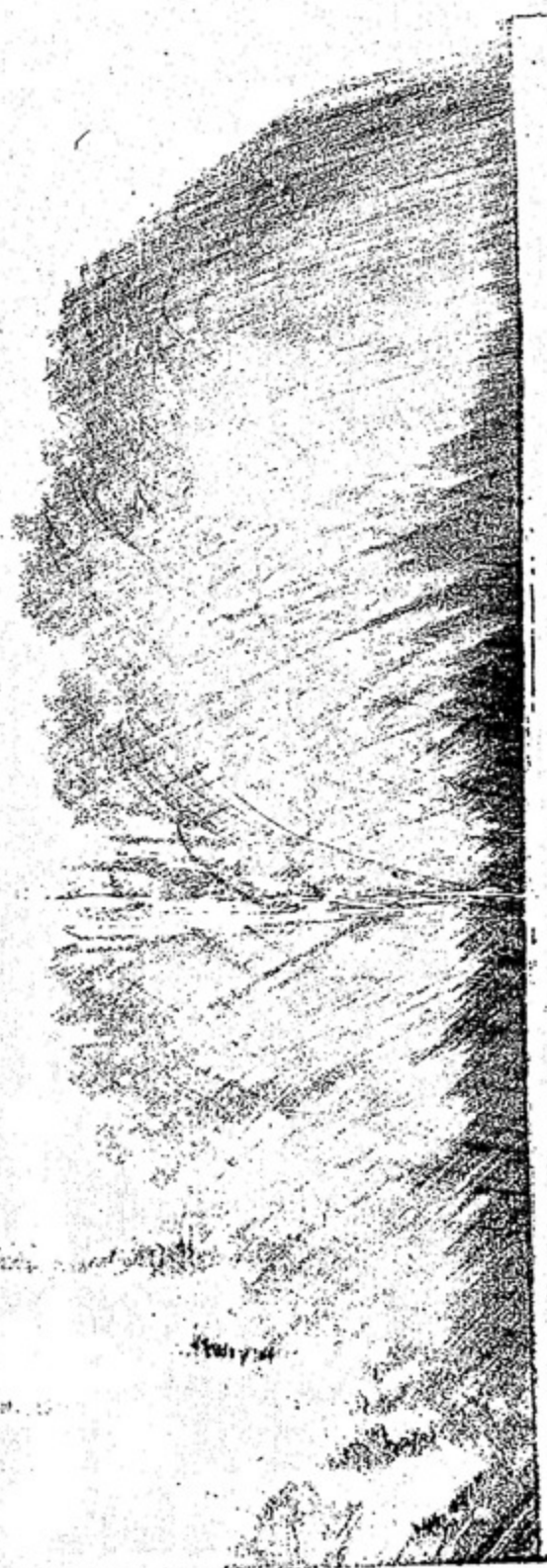
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卽曰夫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力士善揣時事勢候相上下雖親昵至當覆敗不肯爲救力故生平無顯顯大過議者頗恨宇文融以來權利相賊階天下之禍雖有補益弗相除云

宋閻文應

閻文應開封人然事掖庭積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初親政與宰相呂夷簡謀以張耆夏竦陳堯佐晏殊錢惟演皆章獻后所任用悉罷之退以語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弁夷簡罷夷簡素與文應相結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遂怨后及再相楊尚二美人方寵尚美人於仁宗前有語侵后后不勝忿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中其頸仁宗大怒文應乘隙遂與謀廢后且勸以瓜痕示執政夷簡以怨力主廢事因奏仁宗出諫

官竟廢后爲淨妃以所居宮名瑤華皆文應爲夷簡
內應也郭后旣廢楊尚二美人益寵專久仁宗體爲
之弊或累日不進食中外憂懼楊太后亟以爲言仁
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強
應曰諾文應卽以輓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
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翌日
以尚氏爲女道士居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旣而仁
宗復悔廢郭后有復后之意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
太醫診視數日乃言后暴崩寔文應爲之也時諫
劾其罪請并其子士良出之以文應爲秦州鈐轄

士良罷御藥院爲內殿崇班始楊尚二美人之出宮
也左右以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
爲后宋綬不可王會呂夷簡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
御士良聞之遽見仁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
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爲后邪仁宗曰然士良曰
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
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鈐轄卒



宋任守忠

任守忠為入內都知仁宗未有嗣屬意英宗守忠居
 中建議欲援立昏弱以徼大利及英宗即位守忠又
 語言誕妄交亂兩宮於是知諫院司馬光論守忠離
 間之罪為國之大賊民之巨蠹乞斬于都市英宗猶
 未行宰執韓琦出空頭勅一道叅政歐陽修已簽趙
 槩難之修曰第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遂坐政事堂
 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貶保信軍節度副使蘄州
 安置取空頭勅填與之即日押行琦意以為少緩則
 中變也守忠又被寵幸用事于中人不感言其過及



貶中外快之久之起爲左武衛將軍致仕卒

宋梁師成

梁師成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初隸書藝局領睿思殿文字外庫主出外傳道上旨政和間得君貴幸至竄名進士籍中建明堂爲都監旣成拜節度使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時中外泰寧徽宗留意禮文符瑞之事師成善逢迎希恩寵帝本以隸人畜之命入處殿中凡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擇善書吏習倣帝書雜詔旨以出外廷莫能辨師成實不能文而高自標榜自言蘇軾出子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其尺牘在人間者皆毀去師成訴於帝曰先臣何罪自是軾之文乃

稍出以翰墨爲已任四方僑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黜污多置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執政侍從可階而升王黼父事之雖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爲隱相所領職局至數千百黼造伐燕議師成始猶依違卒乃贊決又薦譚稹爲宣撫燕山平策勲進少保益通賄謝人士入錢數百萬以獻頌上書爲名令赴廷試唱第之日侍於帝前躡嚙升降其小吏儲宏亦豫科甲而執廝養之役如初李彥括民田於京東西所至倨坐堂上監司牧守不敢抗禮有言於帝師成適在旁抗

聲曰王人雖微序在諸侯之上豈足爲過言者懼而止師成貌若不能言然陰賊險鷲遇間即發家居與黼隣帝幸黼第見其交通狀已怒朱勔又以應奉與黼軋因乘間攻之帝罷黼相師成由是益絀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能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京師於是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力疏其罪炳指之爲李輔國且言宦官表裏相應變恐不測東復論其有異志攘定策功當正與刑帝迫於公議猶未誦言逐之師成疑之寢食不離帝所雖奏劄亦侍於外又未有以發會鄭望之使

金營還帝命師成及望之以宣和殿珠玉器玩復往
先令望之詣中書論宰相至則留之始詔暴其罪責
爲章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護至貶所行次八角鎮
縱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

蘇軾子過范祖禹子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間以父事
之然以其父名在籍中亦不得官職師成自謂軾遺
腹子待過如親兄弟論宅庫云蘇學士使一萬貫以
下不須覆過緣是多散金卒喪其身又有某人亦以
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
其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其人先衰經在帷下矣

宋楊戩

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
後日有寵知入內內侍省立明堂鑄鼎鼐起大晟府
龍德宮皆爲提舉政和四年拜節度使首建期門行
幸事以固其權勢與梁師成埒由檢校少保至太傅
遂謀撼東宮有胥吏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
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
所出增立賦租始於汝州浸淫於京東西淮西北括
廢隄棄堰荒山退灘及大河淤流之處皆勒民主佃
額一定後雖衝蕩回復不可減號爲西城新築山灤

古鉅野澤綿亘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立租算船納直犯者盜執之一邑率於常賦外增租錢至十餘萬繕水旱蠲稅此不得免擢公才爲觀察使戩死贈太師吳國公而李彥繼其職彥天資狠愎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使他入投牒告陳皆指爲天荒雖執印券皆不省魯山闔縣盡括爲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輸租佃本業訴者輒加威刑致死者千萬公田旣無二稅轉運使亦不爲奏除悉均諸別州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皆助彥爲虐如奴事王民不勝忿痛前執政冠帶操笏

迎謁馬首獻媚花朝夕造請賓客夕

台不敢對

之上馬而彥處之自如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凡竹數竿用一大車牛驢數十頭其數無極皆責辦於民經時閱月無休息期農不得之田牛不得耕墾殫財靡芻力竭餓死或自縊轅輒間如龍鱗薜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喜賞怒刑禍福轉手因之得美官者甚衆潁昌兵馬鈐轄范寥不爲取竹誣以刊蘇軾詩文于石爲十惡朝廷察其摺據亦令勒停當時謂朱勔結怨于東南李彥結怨于西北靖康初詔追戩所贈官爵彥削官賜死籍其家

元史云前世宦者之禍嘗烈矣元之初興非能有鑒古者然歷十有餘世考其亂亡之所由而初不自審奄人出何哉蓋自太祖選貴臣子弟給事內庭凡飲食冠服書記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職典之而命四大功臣世爲之長號四怯薛故天子前後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孫之生而貴者而宦者之擅權竊政者不得有爲於其間雖或有之然不旋踵而遂敗此其詭譎可謂度越前代者矣

歷代史纂左編卷第七十



所
圖
書

